

臺南及高、屏地區平埔族「老祖」祭祀之現況調查研究

簡炯仁

一、前言

目前，臺南、高雄、屏東、臺東及花蓮近山丘陵地區的平埔族人，普遍還在祭祀著他們的祖靈「阿立祖」——「老祖」。雖然「老祖」的祭祀各地互有不同，倒可以看出長久以來臺灣漢、一番融合因地制宜的情形，同時也凸顯出平埔族人捍衛自己傳統宗教信仰的壯烈。

從前，這群西來雅系平埔族人的祖先，大都居住於臺南縣嘉南平原到屏東平原的濱海地區。荷據以後，漢人大規模的侵逼，有的就地被迫同化，以建構成新的臺灣人；有的則大舉往東遷到臺南縣和高雄縣東邊丘陵，以及屏東縣潮州斷層地區一帶，甚至還遠到恆春半島以及後山的臺東縣、花蓮縣等地避難。漢人逐次「開發」臺灣，是平埔族人被迫遷徙到臺灣邊陲地區的主因。如果我們想要瞭解南臺灣平埔族人的移動，實有必要先行討論漢人「開發」南臺灣的情

二、漢人「開發」南臺灣的情形

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殘酷的遊戲規則，一個弱勢族群面臨強勢族群壓迫時，不是被迫就地同化，就是讓出其地利優越的生存空間，逃亡到地利較差的邊陲地區，苟延殘喘。這是世界各地少數民族之所以屈居於邊陲地區的悲哀，也是臺灣平埔族人的歷史悲哀。

「明末，賦繁課重，閩廣流民，悉遁海上為盜」（註一），以致「天啓元年，海澄顏思齊率其黨入臺灣，鄭芝龍附之……於是漳泉人至者日多，闢土田，建部落，以鎮土番，而番亦無猜焉」（註二）。漢人海盜橫行於臺灣海域，對南臺灣西來雅系的平埔族人造成極大的騷擾。

荷據時期，荷蘭人大力推廣水稻及甘蔗的種植，以輸出波斯及日本等地，吸引了約二萬五千熟稔細耕的漢人移民來臺。後來，明鄭王朝退守臺灣時也帶三萬七千個漢人將士來臺，若再加上明鄭統治期間偷渡來臺的五萬人，明鄭時期，臺灣的漢人已約有十一萬人。明鄭王朝開始在臺灣西部濱海平原，「以各社土田，分給與水陸諸提鎮，令兵丁俱各屯墾」（註三），設立「屯田」及「營盤田」，以安撫其流亡將士。這些「屯田」及「營盤田」的政策，就是以武力搶奪當地平埔族人的社址或狩獵區。這種軍事屯田的措施，手段極為殘忍，血跡斑斑的史實，遍布文獻。郁永河在其《裨海紀遊》一書，曾對明鄭王朝凌遲平埔族人記載如下：「鄭氏繼立法尤嚴，誅夷不遺妻子，併田疇廬舍廢之……至今大肚、牛罵、大甲、竹塹諸社林莽荒穢

不見一人，諸番視此爲戒」。黃叔歐在《番俗六考》，對平埔族人慘遭明鄭王朝屠村滅種，也有一段詳細的記載：「沙轆番，原有數百人，爲最甚，後爲劉國軒殺戮殆盡，只餘六人，潛匿海口」。當時的邊陲地區都這樣了，首當其衝的府治所在南臺灣，更不言而喻。明鄭王朝對平埔族人趕盡殺絕的殘酷手段，迫使平埔族人離開他們的原住地逐漸往東向較內地遷徙。

清據初期，中國人口壓力的遽增，以及臺灣土地人口扶養力的充沛，迫使閩、粵沿海地區的人民大批地往外移民到臺灣。其實，所謂土地人口扶養力的充沛，在於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漁獵民族需要廣闊的狩獵地，這對精於農耕民族而言，無非是荒廢一大塊可資利用的耕地，誠屬可惜。大片狩獵區的「荒地」，就是吸引大批閩、粵漢人移民來臺的誘因。

漢人尚未大規模由中國的廣東、福建移民來臺灣之前，約有二十幾萬的南島語系平埔族人，散居在臺灣西部及宜蘭濱海地區。他們是一群安命樂天，過著一種安漁樂獵兼粗耕農業的民族。他們耕種的方式，誠如《彰化縣誌》所記載的：「番社歲久，或以爲不利，則更擇地而立新社。將立社，先除草栽竹，開附近草地爲田園。竹既茂，乃伐木誅茅，室成而徙，醉舞酣歌，互爲勞苦。先時舊社，多棄置爲穢墟，近則鬻之漢人」。平埔族人「拋荒」的耕地，正給與漢人的移墾者可乘之機。漢人挾其優越的農耕技術，如灌溉及施肥等技巧，迅速恢復平埔族人拋荒土地的地利，以利耕種。這種「大人拔起，囡仔佔椅」的情形，使在臺漢人「和平地」取得平埔族人的原耕地。此外，根據《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第四卷下第八號），漢人侵奪平

埔族入土地的其他技倆，就像諸羅知縣周鍾瑄所說：「強者欺番，視番爲俎上之肉，弱者媚番，導番爲升木之猿」（註四），大致可綜合下列幾種：

(一)土地交換 漢人大多利用「番人」的憨直及不諳細耕技術，千方百計，巧言利誘，加以籠絡，甚至以瓶酒或尺布換取平埔族人相當大的土地。

(二)結婚策略 漢人經常利用平埔族人「牽手婚」的習俗，入贅於平埔族女人家，實際操縱家務，再以清朝的慣習——不承認女子的業主權，進而佔有女家田產。這也是吸引閩、粵沿海人民移民來臺灣的主要誘因。「荊瓜荊藜，東都得來去；來去允有某，不免唐山怎艱苦」，這句漳浦諺語，就是這一策略的最佳寫照，因爲來去臺灣不僅允有「某」，而且允有地！

(三)「假仙」策略 漢人經常利用機會，潛入「番」界，模仿「番」俗，並與「番人」結兄弟盟，甚至結爲親人，以博取「番人」歡心之後，繼而達到佔有「番人」土地的目的。這就是《臺灣府志》所記載的：「半線社，多與漢人結爲副遞，副遞者盟兄弟也。漢人利其所有，託『番婦』媒，先與本婦議明，以布數匹，送婦父母，與其夫結爲副遞，出入無忌。」

(四)騙取土地 漢人通常與「番人」簽訂佃批字，以取得他們的土地；不過「番人」大都不識漢字，而漢文契字上又都是一些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的字眼，不久再以種種口實，占有契界外的地方，甚至無視其契字上的約束，蠶食界外。雖然雙方訂定贖耕典胎，漢人也經常在贖耕典胎字裡行間，加上一些有利於自己卻不利於對方的事項，純真不識漢字的番人竟在那些不利

於已的契證上簽名按指紋，漢人竟以該契證為憑，強奪該筆土地。這就是「乃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黎佃地耕種，價值稍輕者，謂之租贖，價值稍重者，謂之典賣。祇熟番等歸化日久，漸諳耕作，因業經典賣於民，無由取贖」的情景（註五）。如果「番人」發現其中有詐，告到官廳，狡猾的漢人早已與懂得「番語」的通事勾結，一味顛倒事理，翻臉反成原告。此時，由於「番人」無法充分申訴表達，不但敗訴，反而遭受一頓苛責。

除了上述民間的奸詐侵擾外，清據時期的「番課即徵收丁口餉，多承襲荷蘭人及鄭氏時代之遺制」，清廷就透過「社商」及「社餉」等官方剝削組織，大肆侵擾平埔熟番（註六）。平埔族人在官民剝削組織有系統的侵擾下，真是苦不堪言！

後來，中國閩、粵移民不斷湧入臺灣，使上述官民剝削侵奪番人土地的情形，滔滔不可遏止，終於形成「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郎嬌，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矣……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的情形（註七），也就是《周鍾瑄上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書》中所記載的情形：「向為番民鹿場麻地，今為業戶請墾，或為流寓佔耕，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一於千百」（註八）。這種官、民合作剝削土地的行徑，時常激起「番人」激烈的反抗，大都會遭惹官兵的殘酷屠殺，致使故土全失，被迫流離失所，或日漸凋零，僅維持舊社地之一隅，以苟延殘喘，終於在當局「設社學，改風俗，賜姓氏」，以「蠲其徭役」的利誘下，被迫就地「漢化」，否則就是

整族被迫大舉遷離故地，逃到偏僻的地方，以苟延殘喘。此舉就是臺灣史上著名的平埔族人大遷徙。

三、平埔族人群移動的路線

目前，關於平埔族人的原住地、遷徙路線及何時遷徙到何處，由於文獻資料的不足，尚有爭論。本文茲參考文獻及田野調查提出下列的看法，就教於先進。

臺灣向來就是一個移墾的社會。自古以來，臺灣的族群，除平埔族外，還有群居於深、淺山丘陵的「高山族」，以及後來移入的河洛人及客家人的漢人移民。如上所述，這些族群彼此之間曾發生激烈的生存競爭，時起衝突。一般而言，群居而有嚴密社會組織的農耕民族優勢於散居的狩獵民族，勢眾的農耕族群又優勢於勢寡者。因此，農耕漢人移民的勢力遠勝於漁獵兼粗耕的平埔族，而深受漢人細耕影響的平埔族又勝於漁獵兼粗耕的「高山族」；此外，閩籍移民比粵籍移民眾多且早來到臺灣，於是河洛人的勢力又強於客家人。當時臺灣移墾社會的族群關係，完全受制於「社會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殘酷的遊戲規則，任何一個弱勢族群面臨著強勢族群侵凌時，不是就地被同化，就是被迫讓出原住地逃離他處。這時，如果又有另一個強勢族群來爭奪地盤，這個強勢族群又往往鵲巢鳩佔，將這個較弱勢族群趕離原居地，迫使他們他遷而去侵佔另一個更弱勢的族群的地盤，並將他們趕到別處去。這種情形就像撞球遊戲一

樣，以A球強力去撞擊B球，A球勢必取代B球的位置，而將它撞擊到別處去；如果，有B、C兩球並排，以A球強力去撞擊B球，A球勢必取代B球的位置，而被重擊的B球則會再將C球撞走以取代它的位置。這種作用姑且稱爲「撞球理論」。當然，該理論並不意味著這些族群的遷徙是採直線進行的。

另一種情形是這樣：如果有一個族群(C)已適應一種生態地形（如山地丘陵地形），基於「適者生存」的原理，成爲當地優勢的族群，足以抗拒任何其他不適應該山地生態地形的族群。這時，如果有一個較弱勢的(B)族群爲另一個強勢族群(A)所壓迫，退到該山地生態地形的邊緣時；雖然(B)族群可憑藉其受漢人影響較優勢的文化，去侵佔山地(C)族群在丘陵河床礫石原野的狩獵區，並將他們趕往更深的山區，不過還是無法逾越山地地形地雷一步，這時(A)族群又不適應丘陵河床礫石原野的地形，致使三者就地形成膠著狀態。這時被夾卡在兩者之間的(B)族群，就變成追趕他們的強勢族群(A)與高山族群(C)之間的第一道防線。這就是所謂「夾心餅干理論」的第一種現象。假如前面那個強勢族群(A)的壓迫力道日益增強，使被夾卡的弱勢族群(B)日愈窘困，被迫往兩端缺口竄逃；要是一端的缺口被堵住而無法突破，只好往另一端竄逃，以抒解壓力。這就是「夾心餅干理論」的第二種現象。

臺南縣及高雄縣的嘉南平原，是一個東邊鄰接阿里山及玉山山系尾椎約一百公尺高的丘陵地，西向則爲一個面海開闊的沖積平原，北以八掌溪與嘉義爲界，南則以高屏溪與屏東平原爲

界。

自古以來，南臺灣西來雅系的平埔族人共有三大群：臺南縣及高雄縣北部海岸地帶住有西來雅族的一分支，即所謂的「西來雅本系」；其東則有加拔、芒仔芒、頭社、宵里四社，稱爲「*Taiwan* 族，亦即所謂平埔「四大社系」。西來雅族的另一分支馬卡達歐系（*Makatao*），則住在「西來雅本系」的南疆到下淡水溪間沿海平原地帶。

臺南平野爲漢人開拓最早的地方，是以西來雅本系首當其衝先受其壓力；尤其是明鄭時代，因施行屯田制及營盤田制，西來雅族各系族人的原住地，就被漢人所侵佔。清朝入主臺灣，更因墾殖漢人的增加，約在乾隆年間這些平埔族人被迫不再退入丘陵地區。「西來雅本系」族人就被迫再退入臺南縣東邊丘陵地區的左鎮、岡仔林，以及高雄縣內門鄉的木柵、溝坪。「四大社」的平埔族人則退到哆巴哞地方，後來又因漢人移民人數遽增侵入哆巴哞地方，於是該地的「四大社系」平埔族人，不得不再退入荖濃溪及楠梓仙溪流流域，迫使原位於兩溪流流域之曹族，遷移兩溪上游及其他地方。原來住在高雄縣到下淡水溪流流域沿海平原地區的「馬卡達歐」系平埔族人，自明永曆以來屢受漢人海盜的侵擾，後來又因明鄭在高雄縣的楠仔仙、岡山、田寮、仁武、鳥松、大社一帶大行屯田及營盤田政策，迫使他們遷徙到該地區邊緣及大樹境內的廣大丘陵區「阿猴林」及「羅漢門內、外」，甚至南下遷移到屏東平原，如「阿猴社」及「放寮社」（註九）。

屏東平原原為荖濃和潮州等斷層所形成的縱谷，後來經由荖濃溪、隘寮溪及林邊溪等溪流沖積而成的平原。整體觀之，它是一個相當完整的沖積平原，整個地形略呈南北梯形狀的漏斗，北為荖濃及六龜斷層，西毗鄰旗山斷層連接下來的玉山山系尾椎及鳳山斷層，全線幾乎與高屏溪並行，南邊濱海，東邊則有一條沿中央山脈大武山系南北走向的潮州斷層，幾與西邊的高屏溪遙相並行。由地表構造言之，屏東平原的地形略分三部份：東邊沿山的狹長地帶，是貧瘠礫石層的丘陵地，往西則是時常淹水（未修築隘寮堤防以前）的水源梳流沖積平原，以萬巒、內埔沖積平原為中心，再往西一直延伸到海，就是高屏溪、東港溪及林邊溪沿岸肥沃的沖積平原。

根據《臺灣省通志》，屏東平原原住有「鳳山八社」，亦即：放索社（今林邊水利、原住高雄縣大社鄉大社村）、茄藤社（今南州鄉萬華村劉佳冬村）、力力社（今崁頂鄉力社）、下淡水社（今萬丹香社）、上淡水社（今萬丹社皮）、阿猴社（今屏東市）、塔樓社（今里港塔樓）以及武洛社（今里港鄉茄苳村、載興村）（註一〇）。這只是當時的行政區域如果還包括各社狩獵區，其範圍當不僅如此。大體上，他們都分佈在南邊濱海地區，以及西、北邊沿東港溪、高屏溪、荖濃溪的沖積平原。

漢人大規模地移墾屏東平原，對當地的平埔族人，自然造成相當大的衝擊，而逼迫他們逐漸往貧瘠礫石層的潮州斷層地帶遷徙。客家人到屏東平原的時間或許更早，不過大規模移居屏

東平原的情形，根據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是這樣：「康熙二十五、六年（一六八六一一六八七）時，漢人開始大規模『開發』屏東平原。廣東嘉應州之鎮平、平遠、興寧、長樂等縣份的客家人紛紛移入臺灣，本想在臺南府治附近拓殖，可是大多已被河洛人所占據，已無空地，才在東門外墾闢菜園，以維生計。後來，他們知悉下淡水溪東岸流域，還有尙未開墾的草地，於是相率移居該地，協力開墾，田園日增，生齒逐漸日繁。廣東原籍的族人聽到後，趨之若鶩。後來，墾地日益擴展，北至羅漢門南界，南至林子邊溪口，沿下淡水、東港兩溪流域，大小村落星羅棋布。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朱一貴亂時，屏東平原就已有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的客家庄了」。（註一一）

「鳳山八社」馬卡達歐系的平埔族人，面臨客家人大規模移民的壓力，除就地被同化者外，就是被迫他遷，而將原住地讓予客家人。康熙六十到六十二年（一七二一—三）朱一貴之亂及乾隆五十到五十三年（一七八六—八）的林爽文之亂，閩、客械鬥交惡，亦即黃叔瓚的觀察，「辛丑變後，客民與閩人不相和協」。人多勢眾的河洛人對客家人造成極大的壓力，逼迫他們再往東向內地移動，這可由目前濱海地區及高屏溪及東港溪沿岸的河洛村庄，零星還有「三山國王」廟得到證明。這時客家人再度東遷，又將「鳳山八社」的平埔族人趕入更深的內地。客家人一直在後逼迫平埔族人，這可由訪談中，散居於潮州斷層的平埔族人普遍對客家人沒有好感得到佐證。這就是上述的「撞球原理」。這理論當然不可忽視河洛人對當地平埔族人直接

的壓力。

潮州斷層原本是盤踞中央山脈大武山系排灣族的狩獵區。當住在濱海及高屏溪、東港溪的「鳳山八社」，面臨漢人的壓迫時，有些族人就地被漢人所同化。目前，在「鳳山八社」原址的村落，還可看到「兩目坳深，瞪視似稍別」的平埔後裔，甚至坎頂社尾的公廨還祭祀老祖；其他族人則大舉向東往山區貧瘠礫石層的潮州斷層移動。此舉迫使原本遊獵於此的排灣族，逐漸往大武山區移動。至於平埔族人，因山區排灣族的外張壓力而無法往大武山區越池雷一步，終於被擠壓在狹長而貧瘠的潮州斷層地帶。這就是上述「夾心餅干理論」的第一種現象。

根據伊能嘉矩《臺灣文化誌》的記載：「道光九年（一八二九），（筆者按：可能受道光四年（一八二四）許尙之亂餘波的影響），下淡水流域鳳山所屬三社番之一部份三十餘家，南遷枋寮，沿浸水營古道，越中央山脈，入東南部巴壠衛（南鄉），再北上，經寶桑（卑南）而定居大庄（新鄉）；一部份從枋寮再南下，定居瑯嶠（恆春）地方」（註一二）。準此，閩、粵械鬥引起當地兩個族群激烈的移動，而發生「乘分類之奇禍，以進行番地之侵佔者，亦為數不少」的情形（註一三），以致造成退居潮州斷層的平埔族人相當大的壓力，迫使他們由潮州斷層南北兩邊的缺口竄逃，以抒解壓力；不過斷層北邊，亦即高雄縣六龜、旗山及美濃地區的缺口，為當地的下三社的魯凱族及曹族所阻，加上沿高屏溪及荖濃溪北上，及由高雄縣嶺口、溪州、旗尾一帶涉越高屏溪東來河洛人的壓力，只有南走枋寮而下一途。這就是上述「夾心餅

干」理論的第二種現象。

根據《臺灣文化誌》的記載，瑯嶠平埔族人大都由下淡水流域的「鳳山八社」遷徙而來的。又根據當地頭目陳阿三說：「我族原住於鳳山萬丹溪附近，稱 Vavakaw Kin 之地，六、七十年前為漢人所逐。有名 Syavu 者率眾移住，始遷於今恆春城之地，該地原係龍鑾社所有，因與該社番商訂，以水牛換取土地而得居地。當時我族擁有水牛二千頭，務墾耕，後因缺水利之便，一部份北進車城溫泉村，一部份東進滿州鄉永靖村。射馬里有射馬里社，又與之妥協，且多人娶其女子定居。當日軍進攻牡丹社時，我族之一部份尚在恆春城，至光緒元年建城，使遷之山脚里內」。同書又引述潘石玲說：「渠等原住屏東縣萬巒鄉赤山、萬金二村，約五十六、七年前，……」（註一四）。另外，根據戴炎輝《赤山地方的平埔族》一文，赤山及萬金的平埔族人是由以前放索社（約今之林邊鄉水利村）及加藤社（佔地甚廣，約今之林邊、南州、東港及佳冬一帶）。根據筆者的訪談，永靖村和興路的尪姨阿花姨說，老祖是來自林邊九塊厝。家住出火仔的陳添發又引述其祖母（尪姨）說：「我們的祖先是從石頭營（屏東縣春日鄉）到放索，再由龍鸞，經大崎，到出火」。目前，恆春以東一帶的老祖私壇，乩童「起童」，必須先唸一段咒語「赤山萬金庄，放索開基祖」。有地方的老祖刈香也要到放索（林邊鄉水利村）的安瀾宮，今年農曆十月六日放索安瀾宮，也來恆春一帶南巡。

根據《臺灣寺廟大全》，放索安瀾宮原名「媽祖廟」，創建於康熙四六年（一七〇七），

主祀天上聖母；不過種種證據顯示，其創建年代頗值得懷疑。根據上引《臺灣文化誌》，客家人是直到康熙二十五年、六年（一六八六—一七）時，才大規模移住東港溪流流域，應該是稍後才南下林邊一帶；又根據「忠福宮」（亦即三山國王廟）石碑的記載，客家人先移住於林邊，於乾隆二六年（一七六一）才由閩、粵移民合資鳩工興建該廟。準此，河洛人顯然尾隨客家人到林邊來的，河洛人祭祀的「天上聖母」廟，應在這不久之前才在「忠福宮」原址距海岸一公里處的放索村建立起來的。以前安瀾宮就如該廟「建廟碑文」所記載的，為「前老祖之草廟」。據此推論，放索社的平埔族人應該是在乾隆二六年（一七六一）之前不久，才離去原住地往萬金和赤山方向移動；不過恆春半島的平埔族人並不全來自放索及茄藤兩社。社頂村三奶宮老祖的尪姨張時說，每次起童一定要請「下淡水老祖」，又說，「老祖來自火山巖」。火山巖是指萬丹鄉赤山村泥火山的鯉魚山，俗稱「巖仔」。由上述可以推測，道光年間的琅嶠平埔族人，是由放索、加藤及上、下淡水諸社遷徙而來的，尤其是放索和茄藤兩社。

歸納上述如下，原住屏東平原濱海一帶的平埔族人，面臨漢人的壓迫，輾轉遷徙到潮州斷層的老埤以南到枋寮東北一帶。後來由於上述「夾心餅干理論」第二現象的作用，他們又被迫南下竄逃到枋寮，一者經浸水營到花、東；一者南下到恆春。

雖然平埔族人深受漢人的壓力，但因漢人移民路線及當地地形而有所不同。基本上，漢人在嘉南平原及高雄縣的開發是由南向北移動，移往臺南及高雄東邊丘陵區的「西來雅本系」及

「四大社系」的平埔族人，因地處偏僻而避開漢人移民主流，不致承受太大的漢人壓力。近來由於台三號公路開通，使臺南東邊丘陵地區的開發遠較高雄縣的甲仙、六龜為早，其漢化也較深。屏東平原及恆春半島的地理情勢就大不相同了。屏東平原，西、北邊臨界高雄縣，承受相當大的漢人南移的壓力，加上屏東平原又是一個類似漏斗形的平原，漢人移民的流向略呈「迴流型式」，對平埔族人所形成的壓力，就遠比臺南、高雄地區為大；而恆春半島西南方的腹地更小，琅嶠平埔承受漢人的壓力自然更為沈重。總之，屏東平原及恆春半島平埔族人漢化的程度，遠較高雄縣甲仙、內門、六龜，以及台南縣的東邊丘陵地區為深，不過臺南縣東邊丘陵又因開發較早而比高雄縣的甲仙、內門、六龜為深。

一個民族獨特的文化體質，在承受外來文化的侵略時，不一定照單全收，會將其獨特文化的體質選擇性地轉化成另一種風格。屈居於臺南，及高屏邊陲地區的平埔族人，也會因其鄰近族群文化的影響，因地制宜地將其傳統的老祖崇拜與漢人的祭祀儀式，做某種程度的妥協。當然這也關係於「四大社系」、「西來雅本系」以及「馬卡達歐系」之間的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對平埔族人在臺南、高屏邊陲地區「老祖」崇拜近況的瞭解，似乎可以讓我們瞭解平埔族人面對漢人強勢文化侵凌的適應方式。

四、平埔族後裔在臺南、高雄、屏東地區「老祖」崇拜的近況。

目前，臺南、高雄及屏東地區「老祖」的崇拜，大約可分成三大模式。

(一)、較完整「公廨」的「老祖」信仰，又可分為三個類型

(A) 臺南縣東邊丘陵地區

目前該地區較為人知且還舉行隆重祭祀儀式者，如下：

東山鄉東河村大公廨，屬蕭壟社，祭典為九月五日「豐年祭」、楠西鄉灣丘公廨，屬西來雅支社、祭典為九月十五日「豐年祭」、白河鎮六重溪及白水溪公廨，屬西來雅支社、祭典為九月十五日「豐年祭」、大內鄉頭社村太上龍頭忠義廟，屬目加溜灣社，祭典為十月十五日「豐年祭」、官田鄉隆本村（番仔田）復興宮，屬麻豆社，是該系統唯一有老祖金身的地方，祭典為十月十五日「豐年祭」、山上鄉隙子口公廨，屬新港社，祭典為十月十五日「豐年祭」。

最近，上述的公廨大都廢除傳統的草茅公廨，改建成保持平埔族傳統風格的現代建築，已不見國分直一書中照片的將軍柱和瓶瓶罐罐了，不過卻還有尪公壺。有的可能是受基督教堂的影響，而改建成「八」字形屋頂冠冕堂皇的建築，其內部倒還蠻具有平埔族獨特的風格，有的卻已完全漢化成漢人廟宇，如左鎮路旁的「老君祠」及官田鄉隆本村「復興宮」等。該地區是目前全島唯一隆重舉辦傳統老祖祭祀的地方，如尪姨、拜豬公，戴花冠穿白素衣服少女圍繞尪公壺跳唱牽曲跳「走馬壟」，公廨裡的擺設卻相當漢化。該地區的老祖祭祀日，與平原地區之佳里鎮（三月十九）不同，原因待查。目前該地區每年的公廨祭祀，已成為重要的觀光據點（

註五）。

（B）高雄縣的甲仙鄉甲仙、關山、小林和六龜鄉六龜村及頂老濃

該地區的公廨已不再是傳統的茅草建築，而改建成古樸的平頂黑瓦水泥紅磚牆的建築，與漢人廟宇的華麗堂皇相較，具有相當強烈的差異性。由於地處偏僻，開發較遲，沒有臺南地區八字型堂皇的建築，一般公廨的格局都很小，大都破舊斑剝不堪，不過還保持傳統平埔族人將軍柱、向柱以及瓶瓶罐罐的祭祀風格。

甲仙公廨面南，座落在馬路旁兩棟樓房後面排水溝的大樹下，相當偏僻。整個格局非常簡陋，屋頂及東、西、北三面牆都用水泥防熱瓦，高約一公尺半，寬約一公尺二十公分。室內離屋簷約半公尺到後牆處，有高約二十公分的神壇，上置一個直徑一臺尺的尪公壺，並沒有陳漢光文中所提及的將軍柱及屋外的向柱，以及瓶瓶罐罐（註一六）。九月十五日老祖千秋零星還有人前往祭祀。

關山、小林公廨各為一棟面東的灰瓦紅磚水泥牆的建築，門面寬約十臺尺，室內中央各立一根將軍柱（關山公廨的將軍柱，是一根一人高直徑八公分的朽腐木頭柱，而小林的已改用直徑約十一分分的水泥柱，上抵中樑）。柱旁放置陶製尪公壺（小林一個並加蓋，關山有二個卻沒加蓋）及花瓶數個（小林有七個；關山有一對花瓶）。尪公壺盛水，歷久不生蛆，筆者曾嚐飲，覺得清涼無比。柱的下端各綁掛一個竹製的捕魚罩。這是採用一根長約三臺尺頭有節的竹

筒做成的，由末端往頭劈開成七條竹片，在末梢將這七根竹片各綁在一個直徑一臺尺藤環上。每一竹條末端各綁十四公分的削尖竹劍。罩代表漁具，而竹劍象徵獵具，並在竹劍各掛一個花圈，意味著給七姊妹每人一套漁獵工具。公廨前面廣場（小林比關山為大）豎立一根帶枝葉竹竿約一丈半高向柱，下綁一個與公廨內相同的竹製捕魚罩，離地約五尺處綁結七束茅草，間隔約半尺，象徵意義無人能說出其所以然，不過應該與七姊妹的傳說有關。

陳漢光所提及的甲仙鄉寶隆（瓠仔寮）及杉林鄉集來（十張犁）的公廨，已被毀廢，目前當地也不再舉行任何老祖的祭祀儀式（註一七）。

六龜鄉公所後邊小丘上有一座堂皇雄偉的神農宮（面西），主祀神農大帝，右邊卻有一個不起眼的房子，供奉「瀘公君神位」，即「老祖」，當地稱祂為「公祖」。神案下供奉一個高一尺半高闊嘴直肚的玻璃甕，上蓋紅布綁紅線。這是田調中所看到尪公壺唯一用玻璃且蓋紅布綁紅線的。玻璃甕後面靠牆的地方，斜放一個類似小林及關山的竹製捕魚罩，所不同的是罩口綁九根竹劍，可能象徵老祖的九姊妹。該廟原本在現址的小丘下，亦即育樂巷十號，因地主要蓋房子才遷地於此。

另一處在六龜鄉頂老濃，亦即臺灣汽車公司頂老濃站牌，清奉宮對面一條小巷走下去約二百公尺處，有一個公廨，裡面的擺設與甲仙類似，只有一個陶製尪公甕，放在一個高二十公分的神壇上。大體上，整個格局與內門的相似，卻比甲仙大多了。

關山、小林、頂荖濃老祖的千秋是農曆九月十五日，而六龜村則在十月六日。關山、小林及頂荖濃還維持相當完整的老祖祭祀活動，祭品有傳統的檳榔、油飯、米糕、麻薯及麻油雞等物，關山卻不祭拜麻油雞，還有一些現代食品，此外還擺設一些漢人的東西，如：香爐、燭臺、九隻酒杯、杯筴。所有的東西都擺在地上。頂荖濃及六龜村還有當場烤豬肉分食的習俗。以前，祭祀時要跳「番舞」，此地稱爲「走馬壟」。目前，除頂荖濃還跳傳統的「走馬壟」外，其他地方已無人會跳了。據傳以前頂荖濃還有黑烏鴉的木彫鳥俑，可能就是陳漢光在〈甲仙鄉瓠仔寮平埔族宗教信仰調查〉一文中所提及的「木彫飛鳥」。關山及小林的老祖有七姊妹，陳漢光則說三姊妹（註一八），而關山及小林的當地人都說他們的老祖是大姊。

（C）高雄縣內門鄉溝坪、木柵一帶

目前，該地的公廨還約有八處，大都分散在荒郊野地，建築物還維持相當傳統且顯得非常破舊，公廨內有將軍柱及一至四個花瓶，有的還有尪公壺（註一九）。目前當地平埔後裔已不再舉行老祖的祭祀活動，大都已經改信漢人的信仰或基督教。當地的紫雲宮與紫竹寺是當地道教信仰中心，而木柵長老教會又是臺灣有名的古老教會之一。當地的「番仔宋江」還具有平埔族的風格！

（D）屏東縣老埤鄉老埤村以北的公廨

1. 內埔鄉老埤村的「老祖祠」，原址在「五穀宮」，最近才遷到現址的，也就是在內埔鄉

老埤村口。祠裡主祀「老上道祖神位」，左方牆角有一個矮木製桌子，桌上有一神壇，稍前方一臺尺處又有一個地上的神壇。壇上各有兩根帶枝葉約五寸粗的竹竿將軍柱，與甲仙、六龜地區的圓柱不同。其中有一根帶枝葉的竹竿將軍柱，上掛著一個包紅布竹編象徵性的豬頭殼。神壇上只見花瓶而不見炷公壺，不過地上的那個神壇上卻有四個香爐。「老祖祠」的左後方，有一間面西的客家福德神廟；右前方則有一間與「老祖祠」並行的河洛的土地公廟，象徵著三族和平共存，在其他地區少見。每年農曆十月十五日老祖千秋該「老祖祠」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動，雖已漢化，檳榔的祭物倒是不可少的。

2. 高樹鄉泰山（加納埔，平埔語意即：空無一物，亦即河洛語的遺失）「中埔公廨中元廟」，一九八七年翻修。根據當地耆老說，翻修前，中元廟是一間不起眼的公廨，裡面供奉大大小小的瓶子；翻修後，這些瓶子都被高樹鄉公所拿走而不知去向。翻修後的中元廟面東，其建築型式介於臺南縣南化地區的公廨與漢人廟宇之間，在滿野鳳梨的荒郊野地裡，堪稱富麗堂皇。廟裡主殿，供奉三塊石頭，兩邊各有兩個花瓶，最外面的花瓶沒插花。神案下，又有三個石頭，最左邊還供奉一個包紅布的豬頭殼。神案左邊有一個架子，上掛滿了芙蓉和圓仔花編織而成的花圈。公廨兩邊各有廂堂，也祭祀石頭，左邊有十九塊，右邊只有一個。公廨裡的石頭上面，都掛著紅布，風格類似客家化土地公的裝飾。整個廟裡都不見炷公壺。石頭大都取自當地的沙岩礫石。相傳每一塊石頭都有其獨特的故事。

每年農曆十月三十傍晚，泰山村的居民要來廟裡慶祝老祖千秋，祭祀活動一直持續到深夜，參與者都會在廟裡過夜。

(E) 屏東縣崁頂鄉社尾路半荒廢的「老祖廟」

目前，屏東平原可能只剩下崁頂社仔尾的兩間公廨，祭祀「老祖」。有一間座落在崁頂村社尾路十八號前面椰林邊緣上，亦即社尾路的一斜叉路進庄約五十公尺的地方。公廨裡面供奉一尊看來蠻像「土地公」的「老祖」金身，旁邊有一個瓶子，當地人也叫祂為「老祖」。廟裡不見尪公壺，卻有一根漢人的燈柱，懸掛著天公爐。目前，該公廨已不再舉行任何平埔族人傳統祭祀老祖的活動了，只在每月初一、十五，有專人負責打掃及換水的工作。由於漢化已深，除老祖金身外，毫無一點平埔風格了。另一間則座落在社尾路邊叫「興盛堂」，供奉保生大帝及玄天大帝，不過根據當地的一位五十來歲先生及一位老婦說，先前是一間竹籬土埆屋，供奉「老祖」，後來才改建成現在完全漢化的私壇。

社尾路這一帶的住民大都是平埔族的後裔。根據一位住民說，他們這一村的人本來就住在「興盛堂」左前方的蔗園裡，日據時期，日本人強行徵收他們的土地為蔗園，才將他們這一村的人遷到現址。

(二)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以南，漢化廟宇式的老祖廟

老埤村以南的潮州斷層這一帶地區的各村落，都找不到公廨和老祖祭祀，倒有許多神農大帝或五穀先帝的祭祀，譬如：萬金的「三皇宮」祭祀神農大帝，其生辰是（9/26）、老埤的「五穀宮」（10/15）、大林的「神農宮」（4/26）、新厝（加瓠朗）的「先帝廟」（10/16）、佳佐的「三和宮」（10/16）、枋寮鄉內寮村的「神農宮」（10/16）；不過在漢化的祭祀儀式中，大都還保留著平埔族人的「番酒」、「過火」及「抖番戲」的習俗。「抖番戲」在當地又叫「加瓠朗」，「朗」的發音已漢化成「カ、メ、ム」而非平埔發音的「カ、メ、ム」。訪談中得知，從前當地還有公廨及祭拜「老祖」的活動，而且都有「祈雨」的儀式；尤其是新厝的「先帝廟」，不但有很特殊的「過活火」的儀式，而且常有「祈雨」的儀式。有一個傳說相當有意思，該廟祭祀的「先帝」是由一個仙蛋孵化而成的女子，十六歲時歸仙成「老祖」。漢人的五穀先帝是男性，該傳說竟成女性。該地舉行「祈雨」的活動，必跳「加瓠朗」。祈雨的儀式本來相當靈驗，它是在新厝聖德堂附近的一個「猴洞」，是該廟地理的所在，日據時代日本人在那裡打靶，破壞了當地的地理後，「祈雨」就不靈了。

萬金「三皇宮」的廟公說：「以前該廟祭祀『老祖』，目前主祭『神農先帝』」。小時候，他曾看過「公廨」及拜老祖。三皇宮祭祀時，時用「番酒」（小米酒）及油飯，並由頭戴樹枝圈的少女跳抖戲（加瓠朗）。他又說：「以前，祭拜老祖的村落有老埤、萬金、赤山、加瓠朗、餉潭等地」。這裡有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老埤以南潮州斷層的平埔族人是由何處遷來

的，原屬於「鳳山八社」的那一族群？

根據《臺灣省通誌卷八，同胄志·平埔族篇》（第九冊一八頁）的記載，放索社原住在高雄縣大社鄉大社村。又根據戴炎輝《赤山地方的平埔族》一文，赤山及萬金的平埔族人是由以前的放索社（約現在的林邊鄉水利村）及茄藤社（佔地甚廣，約今之林邊、南州、東港及佳冬一帶）近來的。事實上，潮州斷層的平埔族人並不完全由放索社及茄藤社遷徙而來的。訪談得知，有些人是由坎頂的「力社」遷徙而來的，一位萬金天主教堂的耆老說：「我們的祖先是由『力社』來萬金狩獵打魚，後來接受天主感召才定居下來的」。又有人說：「我們的祖先是由力社遷到老埤，後來我們的教堂被客家人所毀被迫逃到萬金」。「三皇宮」的廟主也說：「以前坎頂力社的『北院廟』，每年神明千秋都舉行『搶孤』的活動。搶孤活動是由鄰近的四個角頭各派代表組成隊伍參加，我們萬金與東港合組一隊。那時，我們必須在午後起程，走約兩、三個小時才到力社，深夜才回萬金來。本來我們也有祈雨的活動，每次祈雨就必須到力社『北院宮』去祈」。目前「北院廟」雖祭祀清水祖師，創建於一九二七年，筆者猜測，以前很可能是一所老祖廟。根據餉潭的一位耆老說，他們的先祖來自「力社」，而餉潭的「餉」字，原為平埔族人的「向」。由此推論，潮州斷層老埤以南的平埔族人，可能是由濱海及高屏溪下游的幾個原來「鳳山八社」的平埔社遷徙而來的。

有人或許會置疑，以當時六堆組織之嚴密，平埔族人大規模的移民行動，當被六堆客家人

所發現，爲什麼六堆文獻卻隻字未提？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朱一貴亂時，屏東平原就已有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的客家庄了」。根據這段文字的敘述，一個偌大的屏東平原客家庄只能「星羅棋布」，以點的分佈，而且當時平埔各社的狩獵區都很遼闊，平埔族人的移動應儘量會避開六堆的勢力範圍，未必引起六堆客家庄的注意；更何況長時期來平埔族人一直是被追趕的一群人，被趕一步走一程，各時期毗鄰而居的客家村落都不同，實在難以追蹤！

（三）恆春半島老祖的祭祀，又可分成二種。

研仔佛（老祖）的崇拜相當普遍，大都與漢人的神社合祀。老祖祭祀的「研仔」卻是此地僅見，其他地方常見的尪公甕和瓶瓶罐罐，此地卻完全沒有。祭祀用的「研仔」與一般米酒瓶類似，有的稍矮小而且瓶肚稍大。全身包綁紅布，在瓶口處環節處綁一條紅線，瓶口大都插芙蓉、圓仔花及粗糠葉（萬壽菊）。大體上，此地的「研仔佛」祭祀可略分兩個不同類別的區域：一是恆春西邊台地及沿海區域。該地區大都改金身，面貌頗似媽祖，如無人指點，實難以辨認，只有幾處還有「研仔佛」老祖的祭祀，而且也與該地區的「媽祖」祭禮重疊。當地「媽祖」出巡幾乎涵蓋該地區的十七個「老祖」祭祀的村庄；一是恆春以東中央山脈尾椎以滿州及墾丁里爲中心的山區，大多還保留著相當完整的「研仔佛」——老祖的祭祀，甚至還有豬頭殼及橫豎在旁的將軍柱，上掛滿塵封由圓仔花、雞冠花編成的花圈，大都與「三奶夫人」合祀。

〔a〕恆春以東中央山脈尾椎山區 該區的老祖信仰，基本上是與三奶夫人的祭祀重疊，以爐主形式進行。

網沙 網沙里網沙路石光巷廿三號，供奉矸仔佛，旁邊供有一個網狀的袋子，內有獸骨

、小鏟刀、女工用具及胭脂粉盒等物。這是目前田調所發現最特殊的一件東西。

山仔跤 山脚里山脚路六十二號的龍泉壇，供奉老祖金身。

南灣 南灣里南灣路二九八號的私壇，因主人外出未遇，據說是供奉矸仔佛。

墾丁里 墾丁里吳天生宅，私人家裡供奉的矸仔佛。

社頂 社興村三奶宮供奉矸仔佛及三奶夫人。

大崎 永靖村和光路七號阿花姨（尪姨）宅，老祖金身是林邊刻製的。

出火 陳添發先生家，供矸仔佛。陳別號叫「阿福仔」。

永靖 永靖和興路，供奉矸仔佛。

滿州 滿州鄉福興路三十二號林菊地家，祭祀矸仔佛及三奶夫人。

欖仁溪 其中兩個各在滿州鄉欖仁路一號林德村先生家及十六號的陳萬常先生家，各供奉

矸仔佛，還保留將軍柱和豬頭殼。

長樂村 長樂村萬得路十九號王朝明先生家，供奉矸仔佛；大公路二十七號潘天和家，矸

仔佛的矸仔已丟，只存一個香爐。

，並與該地媽祖信仰圈重疊。

射寮

有兩處：一是射寮村射寮路九號，矸仔佛；一是一四五號，供奉老祖金身，右牆角落牆壁上，有一個深陷的洞穴，祭祀一個豬頭殼及一把刀柄，都以紅布包紮。

後灣

後灣村後灣路三十九號三玄壇，老祖金身是由射寮分身而來。

大平頂

四溝里大平頂三〇二號林萬春先生的私壇，老祖金身是由三溝分身來此的。

萬里洞

山海村山海路七號，供奉老祖金身。

山海

山海村山海路五十五號，供奉老祖金身。

水泉

水泉里白河路三十號，私家祭祀老祖金身；祭祀時要唸日文，主人認為老祖只聽懂日文。

大光

大光里大光路一四三號。祭祀老祖金身，祭祀時，必須供奉七碗生豬肉泡酒的食物。

白沙

水泉里白沙路三十號張秋風先生家，供奉老祖金身。

龍泉及紅柴坑，目前已無老祖的祭祀活動了。

關於「矸仔佛」的傳奇，耐人尋味，這裡為何將「老祖」以矸仔來物器化？在田調訪談中，當地耆老和妯娌都說，老祖化身的「矸仔」是從南海漂浮而來，再由妯娌從海上迎接來祭祀

的。這些砵仔大都已有百年歷史了，萬一丟掉不可隨便選用，老祖會顯靈再找回來。這種說法讓我們聯想到西風東漸之後，恆春半島一帶一直成爲歐洲人航行到日本和中國必經之地，由於當時海圖不詳又多颱風，以致歐洲船隻時遭不測而觸礁沈沒，歐製玻璃瓶浮上岸剛好可以附會成老祖從南海漂浮而來的傳說。我們若再仔細端詳「砵仔佛」的砵仔，大都屬於早期歐洲所使用的玻璃酒瓶。

大體言之，恆春半島老祖的祭祀儀式已經變得相當漢化，不過隱隱約約還存餘些琅嶠平埔族人的傳統習俗，如：「番」酒、檳榔、尪姨以及抖牽舞。牽舞，此地不叫「走馬壟（カメム）」或「加布朗（カ、メム）」，而叫「跳呵佬（カム）」（注意：河洛話讚美「呵佬」的發音），目前大都請「山人」來權充。

目前，恆春半島老祖的祭祀，有幾點值得注意：

恆春半島，老祖的千秋是元月十五日，剛好與三奶夫人的千秋同日，這應該不是巧合，可能是配合當地農時的平埔新年祭。他們認爲，當天是元宵節，全臺灣都在慶祝老祖的生日，這顯然隱含平埔族人遭受「漢化」的心酸。當地換砵仔佛砵仔的用水要取用端午節的「午時水」，每年端午節必須儲存起來，以備每月換水之用，筆者曾嗜飲，覺得清涼可口，這是其他地區前所未聞的，顯然又是「漢化」的另一例證。

該地區的尪姨，此地另叫「乩花」，都已經亡故，目前還沒有「掠」得適當人選，所以暫

時以「三奶夫人」的乩花代替老祖的乩花，出示老祖的「神旨」。當地尪姨的解釋是說，老祖與三奶夫人曾犯天朝大罪，被玉皇大帝判處牢獄。由於「三奶夫人」罪輕，先為玉皇大帝釋放，下凡降鑾，而老祖罪重還身繫天牢。因此「老祖」只好假借「三奶夫人」的乩花降鑾。

五、討論代結論

南臺灣的西來雅系的平埔族人，因「漢化」而影響「阿立祖」的祭祀儀式，可由以上的論述得知，大略可粗分為：(A)「四大社」及「西來雅本系」較完整的公廨祭祀、(B)「馬卡達歐系」屏東縣高樹、老埤漢化廟宇式公廨祭祀、(C)「馬卡達歐系」屏東縣老埤以南漢化神農大帝的祭祀、(D)「馬卡達歐系」恆春半島「斫仔佛」的祭祀等四大類型；其中，較完整公廨祭祀的類型又可分成：(1)臺南縣東邊丘陵地區的「八」字型公廨祭祀區、(2)高雄縣甲仙、內門、六龜傳統公廨祭祀區、(3)屏東縣老埤以北傳統公廨祭祀區；而「斫仔佛」的祭祀又可分成：(1)恆春半島以東山區三奶夫人爐主祭祀區、(2)恆春半島以西「媽祖」祭祀區。

上述種種不同的老祖信仰類型，似乎可以看出西來雅族不同支系在接觸漢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不同的漢化面貌。這些不同漢化面貌正可說明其間文化的差異，以及近來接觸漢化的深淺。由於地處偏僻，高雄縣甲仙、內門、六龜還可保存較完整的原貌，不過自從南橫開通之後也是岌岌可危。平埔族人將一些傳統老祖祭祀儀式巧妙地隱藏在漢化的祭祀儀式之中，一方面使

他們迄今還能藉此維繫他們族群的認同，而且同時也可達到埋名隱姓的目的。

目前平埔族人大都埋姓隱族，自認來自福建省的漢人，譬如潘姓的平埔族人將他們住家的堂號，也附會以漢人潘姓祖堂的「榮陽堂」或「河南堂」命之；不過屏東地區卻受鄰近客家人的影響，也將堂號寫成「陽堂榮」或「南堂河」，而非河洛式的堂號在左邊。從臺南縣及高雄縣東部山區、屏東縣潮州斷層，以及恆春半島的老祖祭祀的現況觀察，讓我們對一個弱勢族群在面臨著強勢族群文化的侵凌，還能堅強的保留自己族群文化的特質，為其族群認同的內聚力，深深地感到欽佩！

此外，老祖千秋之日各地也不同。基本上，西來雅平埔族人重要祭日有三：一是三月十六日的「禁向」；一是九月十五日的「開向」；一是十月十五日的「老祖祖祭日」，這三天剛好給與平埔族人得以選擇他們老祖千秋之日。由於各地農時不同，有的選擇「禁向日」；有的則選擇「開向日」；潮州斷層則選擇「老祖祖祭日」，不過恆春地區則選定一月十五日為老祖千秋日。

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潮州斷層老埤以南及恆春半島的平埔族人老祖的祭祀，為何會轉化為神農大帝及三奶夫人的祭祀呢？

大社鄉神農村的青雲宮，該廟舊稱「老祖廟」。根據該廟的建廟碑文記載，該廟創建於康熙年間，主祭神農大帝，主要的神蹟在於祈雨。同鄉三奶村的碧雲宮創建於清康熙四十六年，

主祀「三奶夫人」。根據《鳳山縣志》記載：「神名進姑，福州人陳昌之女，生於唐朝大歷二年。秉靈通幻。嫁劉杞，懷孕數月，正逢大旱，因而脫胎祈雨，尋卒，年僅二十四」，「三奶夫人」的主要神蹟也在祈雨。平埔族人是漁獵兼營粗耕，他們不諳農田灌溉，祈雨的儀式對他們的看天田而言，是相當重要。因此近山地區的平埔族人，由於漢化的關係自然將神農大帝及三奶夫人的信仰轉化成老祖信仰，不過這些平埔族人對這二神社的信仰應該會有因地制宜的選擇。潮州斷層的平埔族人與客家人比鄰而居，客家人是一個農業族群，神農大帝自然就變成客家人的主要的神社之一，神農大帝自然也因而成爲當地平埔族人老祖信仰的依據，不過神農的千秋日，則配合平埔的老祖之祭日（亦即10/15，而非傳統的人的4/26日）；可是恆春半島山區的平埔族人與排灣族及阿美族毗鄰，三奶夫人也屬於女性的神社，自然就與老祖共祀了。不過臨海的琅嶠平埔族與臨海的河洛人相處，河洛人「海上保護神」的女神……媽祖的信仰，自然影響他們老祖的信仰了。這裡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高雄縣大社鄉青雲宮及碧雲宮，是否由平埔族人的老祖信仰轉化而來的？筆者持肯定的態度。此外，潮州斷層和恆春半島平埔族人的神農大帝及三奶夫人的祭祀，可能也受大社鄉的青雲宮及碧雲宮的影響，因爲放索社的原住地是大社鄉大社村。

現在學者對於西來雅族與馬卡達歐族的關係議論紛云。考古學的發現，兩者的文化確實有其異同之處。有人認爲兩者是屬於兩個不同的族群，因爲鳥頭祭祀的陶片，只能在永康地區的

「蔦松文化」遺跡上發現，而且陳漢光文中所提及的公廨木彫飛鳥，在高、屏地區馬卡達歐族的地區就不見了；兩者之間固然有許多雷同之處，那是因為兩者毗鄰於相近的生態環境所致；不過，有人卻認為兩者應屬同族，彼此表面上的差異乃因彼此所處的生態環境不同所致。老祖的信仰是西來雅的本系及四大社系與馬卡達歐系共同祭祀的祖靈，不過在祭祀的方式卻有相當大的差異。臺南縣及高雄縣東邊丘陵地區「西來雅本系」及「四大社系」的後裔，目前還維持較完整的公廨建築，這與其他地區漢化的老祖「廟」有很大的差異，而且「抖番舞」的型式也大不相同。譬如，高屏溪以南的神農先帝祭祀及恆春半島的老祖或矸仔佛的祭祀，大都以「山地舞」為之，其他地區，除官田復興宮等外，還保持相當成分的傳統「牽舞」的形式，這可能是由於各地與「高山族」接觸經驗的不同所致。此外，各地對尪公壺的堅持也互有不同。這點文化的差異相當重要，因為平埔族人相信他們的老祖會在壺裡的水上休息。綜上所論，以目前臺南及高、屏地區平埔族老祖祭祀漢化後的面貌看來，高屏溪是西來雅平埔族人老祖信仰的分界線，以西到臺南地區西來雅「本系」與「四大社系」較完整的公廨老祖祭祀方式，顯然與以南到恆春半島的「馬卡達歐系」的漢化神社及「矸仔佛」不同。因此筆者比較傾向於認為「西來雅族」與「馬卡達歐族」應屬於兩個不同的族群。

本研究的完成，在田野調查方面，承蒙呂培苓小姐協助良多，特此致謝。

註釋

- 註一 洪若皋《海寇記》，收錄於《昭代叢書》續編，卷五，頁一。
- 註二 連橫《臺灣通史》。
- 註三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
- 註四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八「番俗雜記」。「社餉」。
- 註五 大將軍福康安等所奏之文。
- 註六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八「番俗雜記」。「社餉」及「社商」。
- 註七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銀本），頁三〇。
- 註八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八「番俗雜記」。「社餉」。
- 註九 根據《臺灣省通志》（卷八·同胄篇·平埔篇·第九冊，頁一八），放索社原住於高雄縣大社鄉大社村，後來才遷到屏東縣林邊鄉田厝、崎峰、水利等村（水利村舊名放索），資料來源却未註明；至於打狗社與阿猴社的關係，參閱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中譯本）·上卷，頁五〇—五一
- 註一〇 《臺灣省通志》·卷八·同胄篇·平埔篇·第九冊，頁一八。
- 註一一 伊能嘉矩：《臺灣省文化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中譯本）·下卷，頁一四二。
- 註一二 同上書，頁四三八。

註一三 同上書，頁四三三。

註一四 《臺灣省通誌》·卷八·同胄志·平埔族篇·第九冊，頁一一。

註一五 有關該地區老祖（阿立祖）最近的祭祀活動，請參閱石萬壽：《臺灣的拜壺民族》、劉還月的《臺灣民俗誌》及黃文博的《南瀛民俗誌》。

註一六 陳漢光：〈高雄縣阿里關及附近平埔族宗教信仰和習慣調查〉，《臺灣文獻》十四卷一期，一九六三。

註一七 陳漢光：〈高雄縣瓠仔寮平埔族宗教信仰和習慣調查〉，《臺灣文獻》十三卷四期，一九六三。

註一八 同註一六。

註一九 關於木柵地區的老祖祭祀，可參閱石萬壽的《臺灣的拜壺民族》一書（頁一三二—一四二）。